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第四回 嬌娘幸會風月子 英雄怒打宦家奴

詞曰：不登冰雪堂，不想風〔雲〕路；不參丞相府，不羨帝王都。快哉草為廬，樂也是村居。門外多栽樹，池塘盡養魚。閒來時，與白鷺為鄰；快活時，賴黃花作主。這才是：榮辱無我分，牛馬任他呼。到可稱得一個隱逸之儒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表侯韜家人趕（趁）到了術香亭前。這英雄見後面來得甚是兇猛，只得站定腳步，一聲喝道：「俺又不是個江洋大盜，你們何用〔如〕此追趕（趁）！」眾人到了跟前，道：「我只說你跑上天去的，你卻也站下來！」言畢，眾人都推推擁擁。那曉得這位英雄站在此地，這班人那裡推得動他？有一個罵道：「這狗頭好，好像生了根一般！你就長下了根，也要拔你起來！」大家就盡力一推，並無絲毫活動；誰知這班人反跌的跌，爬的爬，連連起來罵道：「這個狗頭難道會撮戲法？他卻不動，我們跌倒了。」內中有幾個毛手毛腳的，因侯韜請了幾個教習，在家傳授拳棒，他們這乾人平常服侍教習，故在旁邊學得幾著。他們這等拳棒，也只好打些夯漢。教做：麻雀雖多，怎抵得大鵬展翅？這乾人英雄那裡放在心上？這裡也有脫衣服的，也有拔鞋子的，也有緊緊腰的；一個個摩拳擦掌，來奔萬傲；總被萬傲一拳一脚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好似亂滾西瓜。這乾人爬起來罵道：「狗頭打得好！闖入人家園子，還要如此行兇！」速速著人去尋那些家人來幫打。四邊一望，並不見人。原來侯韜在裡邊飲酒，不過只用得幾個在旁邊伺候，餘者的人都散去頑耍了。有的坐在亭子上吃茶的，有的躲在假山洞裡賭錢的，亦有各處看花的。跟來的人卻也不少，眼前並不見一個在此，這且不表。

就中單講有一人，乃係伏侍侯韜貼身小使，姓張名旺。一向與這看園子的妻子常常油嘴打話，捏手捏腳，怎奈總不能上手；不是隨著主人不得離身，就是遇著這婦人的丈夫。今日因侯韜到園子裡來，恐怕主人說他懶惰，請幾個做工的人，著他們在各處澆灌花術，收拾剪紮。本來花園又大，花木又多，有半天不能回去。況且這園丁就住在望旁邊一順三間頭小屋面前，隔著一層竹林，雖然遠，卻只得一條小路，一直打從百花廳一路出來。

張旺這個狗頭曉得他丈夫在各處澆灌花木，趕著這個空，從百花廳一路進去。走一步，回頭看一看，走兩步，左右望（權）一望，生怕有人看見了。他躲躲藏藏、遮遮掩掩，看來好似鼠竊食物一般。溜到門首，看見門開在此間，卻鬼頭鬼腦，往裡面一溜。婦人看他來，說道：「我說外面好像有個人走路，原來是你！你不在大爺跟前伺候，到我這裡來做什麼？」張旺道：「我特來看看你的。」這婦人把眼睛一睜，道：「問你要個香袋兒，就沒有得送我，那個要你來走！」婦人口裡雖然說著話，臉兒卻是通紅。張旺這狗頭走近前，輕輕捏了一把。婦人見他如此光景，連連道：「穩重些！恐人來看見不雅。」這個狗頭那裡怕什麼人！自古道：

色膽洋洋大似天，那管身心烈火燃。

從來一刻千金價，偷得須臾卻是仙。連連把外面門掩上，同著婦人進了房來。婦人見他強逼不過，只得半推半就，將計就計，解帶寬裳，同赴陽台好夢。在這裡並無別的人家，只得他夫妻兩個，況且張旺這狗頭又是侯大爺貼身用的人，再者品貌又好。婦人想一想自己的丈夫，看看張旺的相貌。自古道：常將兩物比，〔必〕有一物高。婦人平昔本來與他有意，今日才得成其美事。這才是：

宿緣亦是前生定，一般也有赤繩牽。

這也是前緣注定。他兩人正在此間取樂不題。

再說外面的英雄與眾人交手，那裡是他對手！實在利害，故著人來裡面尋人幫打。方走到望梅亭，連連叫道：「你們快些來幫我拿人！」只一聲喊叫卻不要緊，那裡曉得張旺與那婦人只唬得：

魂飛楚岫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峰。

婦人道：「冤家，還不快走！我這條性命活活的送在你手裡！」張旺同著婦人慌慌張張穿好衣服，出來把門開了，膽顫心驚，往外一溜，唬得魂不附體。婦人在〔裡〕頭渾身亂戰，過了一會，不〔見〕動靜，才放心。俗云：偷雞貓，打不改，自然與張旺兩下還要私自來往，只且不必交代。

再言張旺趕進前來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外面來了個長大漢子，真真利害，將我們的人總打倒了。故爾我來尋你們去幫打。」一個時辰，傳齊了二三十人，都到木香亭這裡來。眾人一看道：「果然這個狗頭好條大漢！」大家一齊向前來奔萬傲。這萬傲並不驚慌，站在此間等候，笑道：「這班狗頭敢是來拿我？」道言未了，眾人一聲暗號，分在兩旁，望著這英雄道：「你這狗頭有多大的膽？敢在這裡撒野！可知我家大爺的利害？只用二指大的一個帖子，將你送到縣裡，打你三十板，解回原籍。你還不快走！」言畢一齊動手。這些人那裡打得過萬傲？總被萬傲一拳一個打翻在地。內中有幾個怕死的，站在一旁，見他腰間掛著一口利刀，故爾不敢近前。有道：「你們都是袖手旁觀，還不著實打這狗頭！」有一個氣衝衝搶上前來，這英雄站在高阜之地，喝了一聲道：「狗男女，來得正好！」蹣起腿來，夾面門就是一腿，只打得那人滿臉皆是血染，卻得被靴尖踢破了面門。那些打壞之人轉身就走。萬傲後面趕來。有人飛風趕到百花廳來報。

再講侯韜在此陪眾人飲酒，向著呂昆杯杯相勸，盞盞照乾。呂相公道：「小弟量淺。蒙兄見召，當得奉陪。只是求緩著些。」這柳姑娘雖坐在席間陪酒，眼梢不住望著呂昆。見他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又況是鬢門秀士，果然算是個風流才子，心中暗想到：「今日天緣湊合，偶爾相逢。將來若得從良，與他做成夫妻，卻也了我平生之願。」黃子方道：「呂兄既然不會用酒，現成樂器在此，何不請教柳姑娘的妙音一曲，賞鑑賞鑒？」呂相公道：「弟與柳姑娘初次相見，怎麼就好請教？決不敢放肆！」李連義道：「飲酒高歌，最是雅事。況且柳姑娘平素久慕大名。今日之會，豈有不清教之理？」侯韜心下正要與呂昆聯熟聯熟，即命家人移過椅兒，都在旁廂坐定。螺甸桌上擺的現成樂器，侯韜拿著鼓板，黃子方吹笙，李連義彈的弦子，莫六頭吹笛，柳姑娘微啟朱唇，調動清音，果然是：

詞出佳人口，鶯聲繫畫〔堂〕，送去短牆尤有韻，收來窗下自悠揚。

正在此間唱得高興，有人來報導：「稟大爺：不好了！外面來了個大漢子，不知何故，將小的們都打壞了。」侯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代我拿下那人？」回道：「稟大爺：那漢子身帶兵器，小的們擅敢拿他？」侯韜聽得大怒：「這廝如此兇猛，在我這裡撒野，動手傷人！」傳齊人眾，團團圍住，吩咐放箭。只才是：

安擺地網來擒獸，準備窩弓打大蟲。